

 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学术出版资助项目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文学语言研究系列
The Selected Works of CASS·Literature and Linguistics

现代性视域中的“没有个性的人”

“THE MAN WITHOUT QUALITIES” IN THE HORIZON OF MODERNITY

—
徐
畅
著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学术出版资助项目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文学语言研究系列

The Selected Works of CASS · Literature and Linguistics

现代性视域中的“没有个性的人”

——以反讽为线索

“THE MAN WITHOUT QUALITIES” IN THE HORIZON OF MODERNITY

徐畅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性视域中的“没有个性的人”：以反讽为线索 / 徐畅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 8
ISBN 978 - 7 - 5161 - 4629 - 3

I. ①现… II. ①徐… III. ①长篇小说—小说研究—奥地利—现代
IV. ①I521.0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77285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曲弘梅
责任校对 刘娟
责任印制 李建

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邮编 100720)
网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中国社科网 010 - 64070619
发行部 010 - 84083685
门市部 010 - 84029450
经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一二零一印刷厂
版次 2014 年 8 月第 1 版
印次 201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10 × 1000 1/16
印张 15.5
插页 2
字数 255 千字
定价 47.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010 - 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
文学语言研究系列

The Selected Works of CASS
Literature and Linguistics

本书是“文学·资本·侨易”丛书之一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出版说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全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研究课题成果文库》）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组织出版的系列学术丛书。组织出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是我院进一步加强课题成果管理和学术成果出版的规范化、制度化建设的重要举措。

建院以来，我院广大科研人员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探索中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智力支持和各学科基础建设方面，推出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其中每年完成的专著类成果就有三四百种之多。从现在起，我们经过一定的鉴定、结项、评审程序，逐年从中选出一批通过各类别课题研究工作而完成的具有较高学术水平和一定代表性的著作，编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集中出版。我们希望这能够从一个侧面展示我院整体科研状况和学术成就，同时为优秀学术成果的面世创造更好的条件。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分设马克思主义研究、文学语言研究、历史考古研究、哲学宗教研究、经济研究、法学社会学研究、国际问题研究七个系列，选收范围包括专著、研究报告集、学术资料、古籍整理、译著、工具书等。

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

2006年11月

我不选择立场，不知道我会站在哪里，
也不知道我的精神将会把我带往何处，
这是魔鬼还是客观性？

——罗伯特·穆齐尔《日记》

他为世界精神服务殚精竭虑。

——克尔凯郭尔《论反讽概念》

只要我们确信比超历史的人有着更多的生活，
我们将乐于承认他们有着更高的智慧。

——尼采《历史的用途与滥用》

缩写体例说明

《没》= 罗伯特·穆齐尔《没有个性的人》(上、下), 张荣昌译, 作家出版社, 2000年(行文中凡未标注书名而在括号中直接给出页码的引文均指本书)

MoE II = Robert Musil: Der Mann ohne Eigenschaften II. Rowohlt, Reinbek bei Hamburg 1987

Tb I;II = Robert Musil: Tagebuecher I;II. Rowohlt, Reinbek bei Hamburg 1983

Br. = Robert Musil: Briefe 1901 – 1942, hrsg. von Adolf Frisé, Reinbek 1981

TAE = Robert Musil: Tagebücher, Aphorismen, Essays und Reden, Rowohlt Verlag, Hamburg 1955

KA = Robert Musil: Klagenfurter Ausgabe. Kommentierte digitale Edition sämtlicher Werke, Briefe und nachgelassener Schriften. Mit Transkriptionen und Faksimiles aller Handschriften. Herausgegeben von Walter Fanta, Klaus Amann und Karl Corino. Klagenfurt: Robert Musil – Institut der Universität Klagenfurt. DVD – Version 2009.

目 录

导言 “事件的幽灵”	(1)
第一章 反讽作为叙述姿态	(18)
第一节 饶舌与反讽	(18)
第二节 视角主义与可能意识	(27)
第三节 归纳思维与叙述障碍	(36)
第四节 不充足理由律与创世之难	(44)
第二章 反讽作为生活形态	(54)
第一节 静观与执行,或论反讽概念	(54)
第二节 乌尔里希:住在古屋中的现代派	(62)
第三节 一座房屋的装修,或从历史进步主义到历史相对主义	(72)
第四节 怎样都行:相对主义、卡卡尼与偶在	(79)
第三章 科学、反讽与主体性	(88)
第一节 非个性作为个性,或如出一辙	(88)
第二节 “个性”的偶然,或去主体的时代	(96)
第三节 乌尔里希的三次尝试,或科学的超然微笑	(105)
第四节 从科学到反讽:现实的自我废黜和主体的终极自由	(114)
第四章 语言、现实、主体与反讽	(122)
第一节 没有个性的民族,或毁于语言错误的国家	(122)
第二节 语言、现实与常人的世界:穆齐尔的语言反思	(130)
第三节 臭名昭著的生活的抽象化:媒体、意识形态与主体	(138)

第四节 语言、乌托邦与反讽的等待	(150)
附：莫斯布鲁格,或作为主体半成品的世界	(162)
第五章 反讽与忧郁	(173)
第一节 乌托邦花园与自由主体的忧郁	(173)
第二节 现代生活风格:科学和金钱作为能指与范式	(187)
第三节 下一步的道德、伪决断与问题的循环	(200)
第四节 论说文主义、自我限制的失败与小说的忧郁	(209)
结语 乌尔里希的母亲就是一个墨水瓶	(223)
参考文献目录	(231)

导 言

“事件的幽灵”

能够去绝望是一个无限的优点，而存在于绝望中
就不只是最糟的悲惨和不幸了；不，它就是毁灭。

——克尔凯郭尔《致死的疾病》

1926年，当46岁的罗伯特·穆齐尔（1880—1942）在接受奥斯卡·茅鲁斯·冯塔纳^①的一次采访时向公众预告自己计划写作的新长篇时，估计他绝不会想到，这部他踌躇满志地开始创作的小说将会梦魇般占据他的余生，而且至死都不能完成。这部在采访时名为《孪生妹妹》的小说，就是后来的《没有个性的人》。最初的进展还算顺利，在采访过去四年之后，《没有个性的人》第一卷（1930）问世，又过两年，第二卷（1932）出版。然而自此以后，小说的写作开始变得异常艰涩，计划中的第三卷迟迟不能完成，直至1942年穆齐尔临终，十年的时间里，《没有个性的人》再无只言片语的续集发表于世^②。后期穆齐尔的写作进展速度越来越慢，最后几乎彻底陷入停滞。出版商一再催促，穆齐尔自己也心急如焚，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写不出来。我好像中了魔。”（TB I, 1001）

为什么会这样？是穆齐尔的写作才华不足吗？似乎很难得出这样的结论。为穆齐尔奠定初步声誉的处女作《学生托乐思的迷惘》（1906）一出

^① 奥斯卡·茅鲁斯·冯塔纳（Oskar Maurus Fontana, 1889—1969），奥地利作家、批评家、记者。

^② 根据 Jürgen Daiber 的研究，尽管穆齐尔始终坚持《没有个性的人》的写作，甚至可以说是把这部小说的写作当成了自己唯一的任务，但在其生命的最后十年里真正完成的内容仅有一章半，相当于20—30张打印纸的内容。参见 Jürgen Daiber: „Individualpsychologische Diagnose und literarische Therapie: Zum Symptom der Schreibhemmung bei Robert Musil.“ In: *Musil-Forum* 27. Hrsg. v. Matthias Luserke-Jaqui u. Rosmarie Zeller. Berlin/ New York 2002, S. 215.

版就引起强烈反响，而《没有个性的人》第一、二卷出版之后也获得了广泛好评。应该说穆齐尔还是具备人们通常所说的写作才华的，他此前呈现给读者的作品证明了这一点。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没有个性的人》如此难产？它的最终未能完成，仅仅是由于作者的英年早逝吗？

首先，外部的原因无疑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写作计划的顺利进行。现在我们已经知道，在那些年里，穆齐尔过着穷困潦倒和颠沛流离的生活。作为一个以写作为生的人，他曾经有过的最大和最稳定的经济来源就是出版商罗沃尔特为《没有个性的人》支付的预付款，但是由于20世纪30年代的欧洲经济大萧条，再加上预期中的第三卷迟迟不能交稿，出版商最终停止了预付款的支付（参阅Br, 463）。自此以后，穆齐尔陷入一种没有任何稳定经济来源的处境，他生活中的所有必要开支都要依靠一些零零散散、时断时续的私人或基金会资助。这种窘迫的经济状况无疑影响了穆齐尔的写作，他曾在一篇谈及德国作家的经济境况的随笔中写道：“人们也许会说：他们毕竟还活着。但是他们活在边缘，活在最边缘！活在一种如此令人无法忍受的不确定的和有失身份的状态中，乃至几乎没有人还能再去创作。”^①这段话可以看作穆齐尔本人在那些年里的生活状态的真实写照，“不确定”和“有失身份”显然正是他本人的切肤之痛。为了获得生活所必需的经济资助，他“总得去提醒，总是要写很多信，总是不得不提醒中间人，总得说‘谢谢’。因为每个人自己都有一大堆事要忙。今天还显得稳稳当当的事，明天也许就已经不可能了。”^②作为一个内心骄傲的人，这样一种近乎“乞讨”似的感受极大地折磨着穆齐尔的内心，毫无疑问会从情绪状态上影响他的创作。

其次，时局的动荡也在客观上给穆齐尔的生活造成一种居无定所、颠沛流离的不稳定状态。穆齐尔自1931年开始在柏林生活和创作，但1933年纳粹夺取政权之后，由于妻子的犹太人身份，为了免受纳粹威胁，穆齐尔被迫离开德国，携妻迁往维也纳。1938年，奥地利被纳粹德国吞并，穆齐尔的作品被禁，穆齐尔绕道意大利辗转来到苏黎世，开始他的流亡生活，1939年又迁至日内瓦，中间还曾打算绕道中国流亡美国，未果^③。直

① 《穆齐尔散文》，徐畅、吴晓樵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87页。

② Wilfried Berghahn, *Robert Musil*. Rowohlt. Reinbek bei Hamburg, 1973, S. 7.

③ 参阅吴晓樵《穆齐尔的中国签证》，《博览群书》2004年第1期，第72页。

至1942年猝死于日内瓦，穆齐尔后半生始终生活在辗转流离之中，这种客观的不稳定状态无疑也会妨碍他写作计划的进展。

然而，外在的经济困顿和颠沛流离或许并不是造成小说无法顺利进展的最主要原因，至少不是唯一原因，在我看来，决定性的因素存在于穆齐尔独特的写作初衷和他自身的精神结构中。由于作者的写作初衷和精神结构不可避免地反映在小说所呈现的叙事形态和它所传达的精神内涵中，所以，尝试从这个角度去探究穆齐尔所遭遇的写作困境，一定程度上也是在尝试理解《没有个性的人》这部小说本身。

还是在1926年的那次访谈中，穆齐尔向公众预告《没有个性的人》时说：

如果我可以声明某种保留的话，那么：我写的不是一部历史小说。对于对真实事件的真实解释，我没有兴趣。我的记性很差。而且真实事件总是可以置换的。我感兴趣的是精神上典型的東西，我想直截了当地说：是事件的幽灵。^①

这段话可以视为穆齐尔本人对自己在写作方面的自我要求以及对《没有个性的人》的风格特点所做的一个言简意赅的概括。它首先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穆齐尔对作品的思想性的要求。按照柏拉图的观点，可见世界是对理念的模仿，而诗/文学又是对可见世界的模仿，也就是模仿的模仿。然而在穆齐尔这里，文学却要穿透可见世界这一层现象的帷幕，直接去把握现象“背后”的抽象的东西（“精神上典型的東西”、“事件的幽灵”）。也就是说，穆齐尔对自己的作品所怀有的期许，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人们对于文学作品的期许。他的根本目的以及兴趣所在，不是去刻画和描摹变动不居的，因而是“可以置换”的事件和现象，而是去把握事件和现象背后的不可置换并且不可见的抽象精神。正如他在另一则笔记中明确写道的：“基础性的东西，是时代的精神构造。”（MoE II, 1938）这种探索抽象精神结构的志向，使得穆齐尔的文学追求带有强烈的哲思色彩。尽管有很多作家，尤其是现代主义作家都希望自己的作品是深刻的，但很少有人像穆齐尔这样近乎偏执地追求文学作品的“深度”。在他眼里，同时代作家们

^① 《穆齐尔散文》，第101页。

总是“不深刻，永远不够深刻”（Tb I, 150）。

这样的创作理念和创作原则，必然在创作实践上导致两个直接结果，其一是写作速度的缓慢，穆齐尔终其一生都是托马斯·曼所说的那种“写作困难的人”^①，绝非文思泉涌时下笔千言的高产作家。小说上卷尽管出版于1930年，但构思工作早在1905年前后就已开始，正式动笔是在1925年，也就是说，上卷的实际酝酿时间长达20多年，实际创作时间也有5年。由于“精神上典型的东西”并不直接可见，是没有形象的“幽灵”，所以作家必须煞费苦心地为这种东西找到最适宜的感性载体，或者是人物形象，或者是情节设计，都要服务于表现思想的目的。穆齐尔为每一个人物和每一个情节都设计了不同的版本，材料不断置换（“真实事件总是可以置换的”）。用穆齐尔本人的比喻来说，他的小说像一个方向未定的人，每迈出一步，另一只脚都要长久地悬在空中，思考下一步该迈向何方。^②

另一个直接结果就是具体写作过程对抽象思考过程的严重依赖。由于人物形象和情节设计都是为表达思想服务的，因此穆齐尔的写作程序是：先要有一种明确的思考和判断，然后再为自己的思想观念寻找合适的载体。《没有个性的人》中的很多思想内容，都是在他之前的论说文、日记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某种意义上，它们是穆齐尔的思考工作在小说中的叙事性延续。例如小说中阿恩海姆和菲舍尔所宣讲的资本主义理论，就曾经出现在穆齐尔此前的文章《作为征兆的德意志人》中。因此，穆齐尔不无道理地把《没有个性的人》称为自己的“思想传记”^③。这样的写作程序，为穆齐尔增加了一道根本性的限制：只有思考清楚的、获得了较为明确的结论的东西，才能被赋予形象，如果一个问题尚未被思考清楚，就无法转化为小说中的具体人物形象和具体情节，小说的写作也就必须停滞下来，等待思想先被梳理清楚。这样一来，小说的进展就严重依赖于穆齐尔的思考的进展。思考推进到哪里，小说的写作才能进展到哪里。当思考无法推进时，小说的写作也必将陷入停滞。

在《没有个性的人》的创作后期，穆齐尔遭遇了严重的思路危机：他的思考陷入一种举步维艰、无法前进的状态，小说的写作也因此接近搁

① Wilfried Berghahn, *Robert Musil*. S. 131.

② Wilfried Berghahn, *ibid.*, S. 134.

③ 转引自 Hartmut Böhme: *Anomie und Entfremdung. Literatursoziologische Untersuchungen zu den Essays Robert Musils und seinem Roman „Der Mann ohne Eigenschaften“*. Scriptor Verlag, Kronberg Ts. 1973, S. 1.

浅。穆齐尔的思路危机首先表现为一种心理障碍：他没有办法让已经写在纸上的句子保留下来，已经写下的文字很快或几天之后肯定会被他自己划掉，替换上新的想法，而新写的句子过不了多久也会同样变得可疑，同样被划掉。最后就是什么都不能被保留和确定下来。这种近乎瘫痪的寸步难行的状态严重地折磨着穆齐尔，致使他持续地被“灰心丧气”和“疲惫”的感觉所笼罩，甚至陷入一种“智力的绝望”，一种“混杂着极度厌恶”的“无力感”^①。这种障碍如此严重，使他最后不得不转向心理医生的帮助^②。在医生的建议下，他开始在日记中详细记录自己的工作过程并进行精确的分析，试图以此找到自己的“写作瘫痪”的病因。某种程度上说，他的确找到了病因，他将其称为“意愿的故障”：

相似的情境：就像我以前在打点行装的时候，手已经伸下去，却无法决定该从哪样开始。它表现为一种意愿的故障。^③

“打点行装”这个比喻呈现出的是穆齐尔思想境况中的一个“犹豫不决”的画面。不知道该从哪一样开始，也就是无法从各种待选项中选定一种继续下去，这就是说，穆齐尔的“意愿故障”实际上是一种抉择的障碍，亦即无法从各种可能的思路，甚至可能的句子中选择一种出来。那么产生这种障碍的深层原因是什么呢？穆齐尔自己分析道：

有一种错误的客观化掺杂其中。我力求创造出一种外在于我的情境。我在不完善的写作中所做的一切努力都以此为目标。于是我不再是那个说话的人，而是句子外在于我，像一种材料，我必须处置它们。我试图创造的就是这种情境。^④

抉择的障碍源于一种强烈的“客观化”倾向。对于这种倾向来说，任

① Wilfried Berghahn, *Robert Musil*. S. 133.

② Ibid., S. 131. 另可参阅 Jürgen Daiber: „Individualpsychologische Diagnose und literarische Therapie“. Daiber 将穆齐尔的写作危机主要归因于一种病理学意义上的神经官能症，并认为写作是他的失败的自我治疗的尝试。

③ 参阅 Wilfried Berghahn, *ibid*, S. 133.

④ 转引自 Wilfried Berghahn, *Robert Musil*. S. 133.

何待选项都是不完善的、片面的，而选择不完善和片面又是该倾向无法忍受的。在这种强烈的客观化倾向中，作为创作主体的“我”被排除在外：“我”丧失了与全部句子的直接关系，“我”对它们不再有意愿。这是穆齐尔的创作困境的真正根源所在；他的精神结构中的“客观化”倾向，使他在言说和呈现“片面”的单个现象和单个句子时倾向于持续的自我怀疑，每一选择（每一个具体的单个句子、片段）都是成问题的，作为写作主体的“我”与尽力消除主观性的客观化写作过程之间的裂隙无法弥合。

当穆齐尔在1926年的那次访谈中明确宣称自己无意于“对真实事件的真实解释”时，这种追求“精神上典型的東西”的客观化倾向其实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他后来不得不面对的写作困境。文学要求形象，要求现象，但现象只能以有限的、片面的形态出现在语言中，因为语言总是一种视角，当视角变换的时候，这种有限性和片面性就会突出地显现出来，这就是怀有客观化意志的穆齐尔在自身的文学写作中所感到的“不完善”。从这个意义上说，穆齐尔整个写作过程都是他的客观化意志与文学对于有限现象的要求之间的一种痛苦纠缠，是一个忍受和竭力消除“不完善”的过程。也可以说，穆齐尔的这种强烈的客观化意志从一开始就在他自身的精神结构中埋下了失语症的种子，因为任何言说总是有限的。穆齐尔曾对自己承认：“我的传达欲望如此之少，已经偏离了作家这种类型。”（Tb I, 928）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传达欲望的匮乏所透露出的正是一种对有限言说的失望和放弃。

但另一方面，强烈的客观化意志也促使穆齐尔从自身中发掘出了一种颇为有效的写作技术：反讽。《没有个性的人》可以被视为一部反讽的小说，整部作品的叙述基调就是反讽的。德国浪漫派作家施莱格尔曾说：“反讽包含和激励着一种感觉，一种无限与有限之间、完整传达的不可能性和必要性之间的无休止的对立冲突。”^①反讽能够同时说出互为矛盾的文字意义和文字以外的意义，因此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突破语言的有限性，以一种间接的方式传达无限。与穆齐尔同时代的作家托马斯·曼更是直接宣称：“反讽就是客观性。”^②那么，既然已经发现了这种能够有效地满足客

^① 施莱格尔：《雅典娜神殿断片集》，李伯杰译，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39—40页。

^② 托马斯·曼：《论小说艺术》，载伍蠡甫、胡经之主编《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04页。

观性要求的写作技术，穆齐尔为什么在后期仍然陷入了写作危机？反讽的方法此时为什么不再奏效了呢？我的观点是，反讽只是掩盖了问题，而并没有解决问题，甚至可以说，它让问题更严重了。反讽的客观性实际上恰恰得益于它不做选择，它“亦此亦彼”，同时也“非此非彼”，它是一种在非决断的状态下仍然能够言说的方式。但是当反讽的言说方式内化和极端化为一种精神结构，内心的“非决断”便被无限延拓，这种无限延拓最终会抵达一个精神上的点：绝望。

穆齐尔在生命和写作后期所遭遇的这种精神“瘫痪”状态，不能不让人想到克尔凯郭尔所说的“致死的疾病”——绝望。克尔凯郭尔认为，绝望是一种“精神的疾病”、“自我的疾病”^①，它归根结底是一种与自我的“错误关系”^②。在穆齐尔本人看来，他所陷入的内心危机，是由“外部危机”引发的：“在逗留瑞士的这些年里，我由于外部的危机而陷入了可怕的内心危机。”^③不可否认，时局的动荡、个人的颠沛流离和健康的恶化，都会导致和加剧他的困惑和迷惘，但是在克尔凯郭尔看来，绝望的种子是人自己种下的：“每一绝望的真实时刻都能追溯到其可能性。他在绝望的每一刻都是他自己正在招致的。”^④是绝望者自己把自己置入了绝望的境地。

那么，绝望到底是什么？它的根源究竟存在于外部世界，还是如克尔凯郭尔所说，存在于个体自身的内在关系中？这个问题又与我们现在讨论的《没有个性的人》这部作品有什么关系？我的观点是，穆齐尔的生存论意义上的精神危机，实际上也是他的小说本身所面对的美学危机。它在穆齐尔的个人生活中表现为后期的创作困境和精神绝望，就小说而言则表现为一种内在理路最终必将陷入的无解和停滞，而两者共同的根源我认为在于一种由相对主义认识方式所导致的虚无主义精神倾向。某种意义上说，虚无主义正是穆齐尔试图寻找和把握的“事件背后的幽灵”，它是横亘在整个西方现代世界的一道难以克服的难题。穆齐尔试图以自己的方式描摹和解决这个难题，但是他能借助和动用的手段却仍然无法超越虚无主义，因为他自身的精神结构已经深深地染上了虚无主义的特征，这是作为个人

① 克尔凯郭尔：《致死的疾病》，张祥龙、王建军译，中国工人出版社1997年版，第9页。

② 同上书，第12页。

③ Wilfried Berghahn, *Robert Musil*. S. 7.

④ 克尔凯郭尔：《致死的疾病》，第13页。